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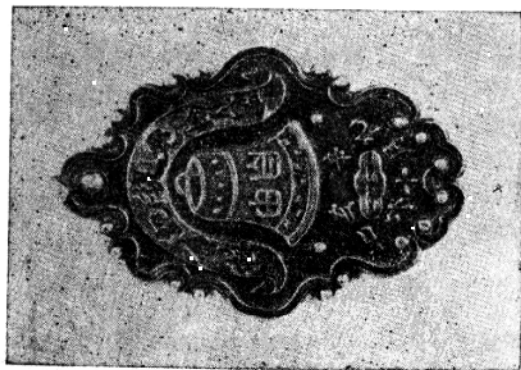
12

无锡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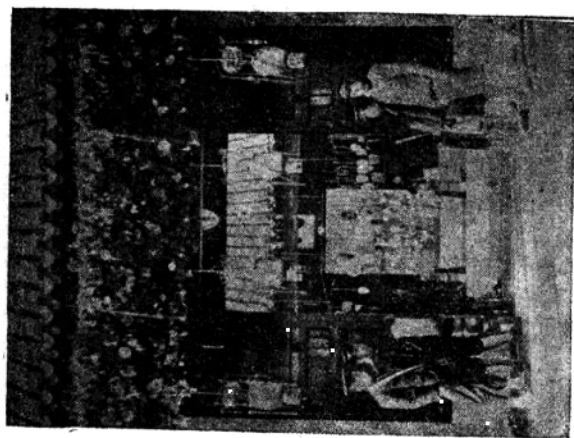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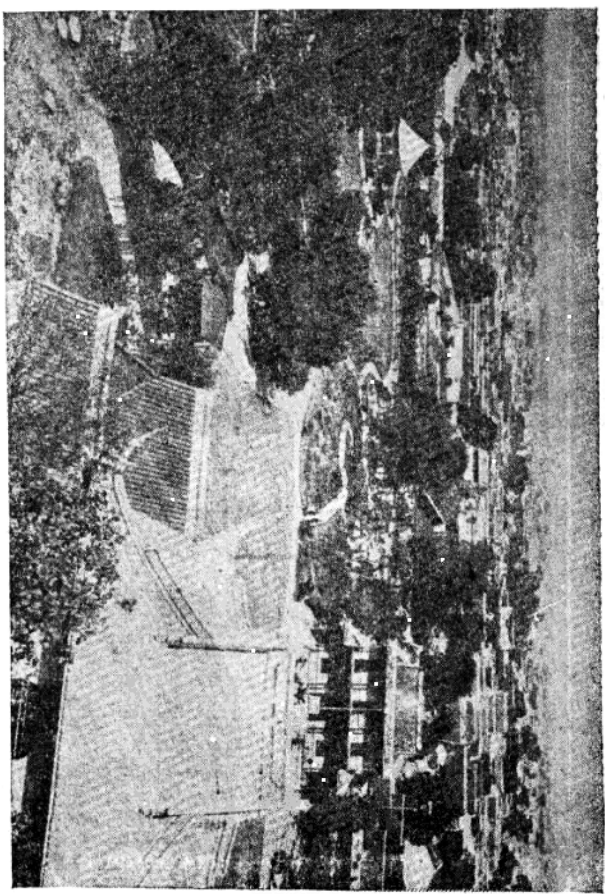
江苏省无锡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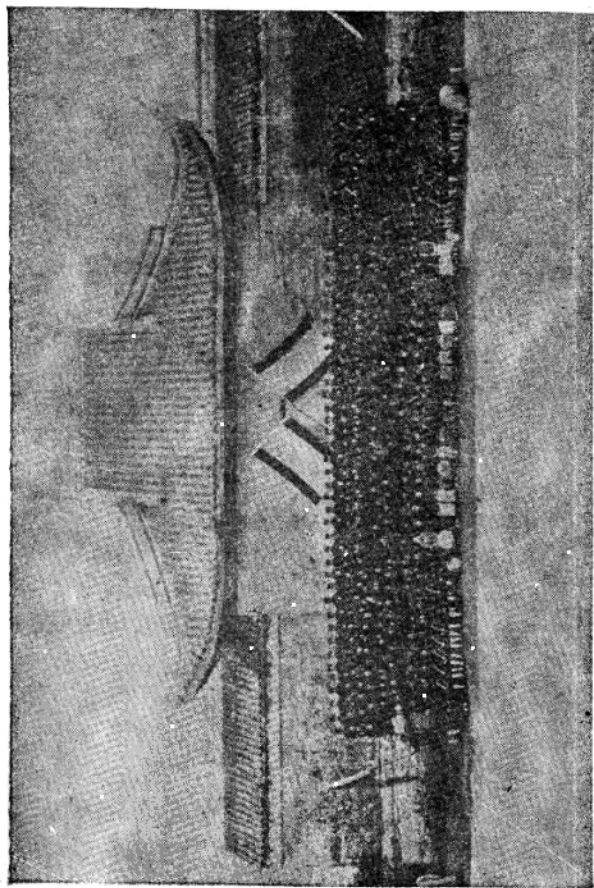
无锡光复纪念章。现在无锡市
博物馆内存有原件



无锡光复后的锡金军政分府。军政
分府的原址，即现在的崇安区人民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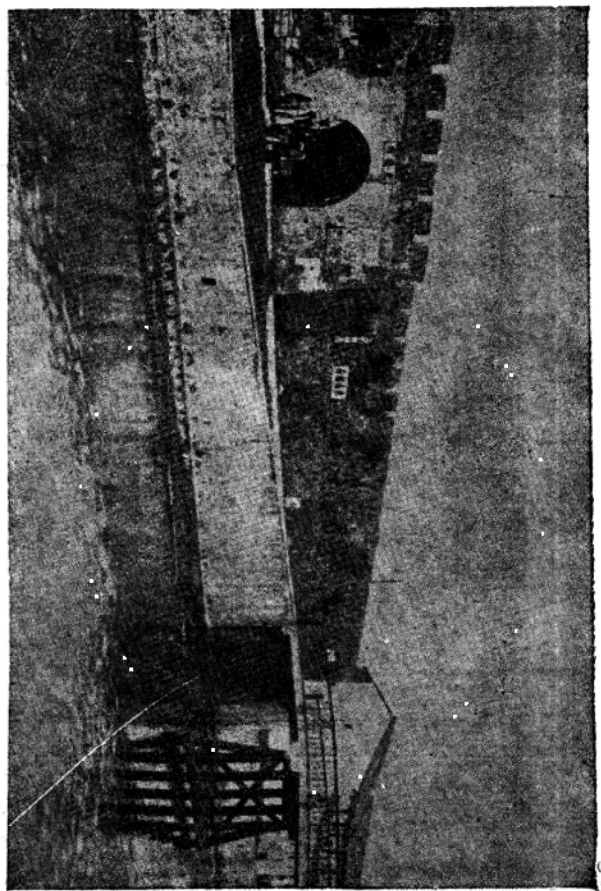


无锡光复时的公园全景。(1911年11月6日,秦毓蓁等在此召开无锡金两县誓师大会)



一九二一年全体錫軍合影

无锡光复以后新辟的“光复门”。一九五一年拆城筑路时已经拆除



目 录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栏

- 一、辛亥革命在无锡……………董正廷 (1)
- 二、《无锡光复志》拾遗……………钱钟汉 (9)
- 三、无锡光复前后(资料)……………章振华编 (24)
- 四、我的一点回忆……………吴卓荪 (34)
- 五、“励志学社”在无锡……………李康复 (36)

- 六、《往事与回忆》摘录(二)……………陈枕白 (37)
 - 1. 入党前的一段摸索道路…………… (37)
 - 2. 入团和入党…………… (45)
 - 3. 组织教师联合会和农民协会…………… (49)
 - 4. 迎接北伐军…………… (52)
 - 5. “四·一四”反革命政变…………… (55)
 - 6. 秋收起义…………… (58)
- 七、铁流东进(三)……………林梓、克栋整理 (64)
 - 1. “清乡”与反“清乡”斗争…………… (64)
 - 2. 艰苦奋斗的一九四二年…………… (66)
 - 3. 成立苏中六地委, 迎接抗战胜利…………… (68)
- 八、民族资本家荣氏发展简史稿(三)
……………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70)
- 九、一九三五年上海赴宁请愿学生在无锡……………孙云年 (92)
- 十、“三凤桥肉骨头”简史……………王志源 (96)

辛亥革命在无锡

董正廷

编者按：我们收到董正廷同志的关于无锡辛亥革命史料的来稿，对无锡光复起义中的人物，根据他亲身听闻及向一些老年人的访问，写了一些与《无锡光复志》记述有所不同的内容。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发表如次，供研究无锡近代史的同志们参考。希望对无锡辛亥光复起义史实有所传闻与了解的同志，继续来稿补充、修正。

我今年七十岁，对于无锡辛亥革命的情况，年轻时曾听一些父老的传说，后来读到钱基博先生写的《无锡光复志》，感到有一些史实，应该提出来，加以补充或进行研究的。

就以是谁发动和领导无锡光复起义的问题来说，《无锡光复志》上只说明是以秦效鲁为首的一些人，却绝未提到辛亥革命时期起着领导与组织作用的孙中山、黄兴等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作用。其实，我小时候，就听到过是同盟会领导与发动了无锡光复起义的说法。

这事还得从我的家乡——南方泉一带广泛流传过的“横山寺同盟会”的情况说起：

南方泉是无锡南乡伸入太湖一角的一个半岛，过去叫开化乡，这里半为水乡半为山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又隔太湖和浙江省湖州为邻，是江苏、浙江乃

至进入安徽南部山区的跳板，是交通要冲，这里离城区三十多里，满清政府统治薄弱，素为“湖匪”出没之处，因此也成为革命会党秘密活动的场所。

这地区得湖州栽桑养蚕风气之先，自前清初年就纷纷发展蚕桑，一些家庭经济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户就有余力培养子弟入学读书，因此私塾学堂发展也较多。当地鲍家庄上有个名叫鲍颂牧的，他有二个儿子，即鲍少颂与鲍少牧，除在乡读书外，又送大儿子鲍少颂到南京新式学堂去读书。这个鲍少颂在南京学堂里接受了新思想，觉悟到要推翻满清，才能兴复汉族，挽救国家，他与章太炎、蔡元培组织的教育会（后来即改为光复会）发生了关系。在放假回到家乡时，就与弟弟鲍少牧及附近一般读书子弟，相互谈论国事，宣传革新，并组织了光复会的地方分会。一九〇五年，光复会合并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中，这里也就改称为同盟会。由鲍少颂在南京和无锡之间来往联络，开展活动。

当时，这批农村少年读书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就在南方泉的横山头，雪浪山的两个古庙中，即山下的横山寺和山上的雪浪庵。这两个庙宇早在宋代和清初就分别修建，雪浪庵中还有蒋子阁，是宋朝无锡状元蒋重珍的读书处。这地方湖光山色，风景漪丽，正是读书遨游的胜地。但经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这两个古庙都已衰败，庙中也无和尚。据说光绪末年，在当时雪浪山同盟会秘密策划下，用当地十大姓氏的名义，重修雪浪庵。部分经费由各氏族（包括鲍、陆、董、王、庄等）筹集，大部经费则由鲍少颂、陆伯庚、张孟修（陆、张两人都是当地乡绅的子弟，也参加同盟会活动的）等人垫出。在重修雪浪庵、蒋子阁时，鲍少颂等巧妙地设计了二处秘密场所，作为革命会党秘密开会及留住过往志士之用。

我在一九四五年因父亲丧葬选择墓地，曾到雪浪庵和蒋子阁去游览过，当时，庵、阁房屋已经颓败，空无一人。我因从小就去玩过多次，那次旧地重游，竟被我发现在雪浪庵大佛殿的佛龕下面有三间开阔、四架进深的密室，它是通过佛龕前一扇伪装为木质对联上联的活络门，沿着门内专设的扶梯走下去的。与大佛殿走廊相联的蒋子阁，是座二层楼的亭阁，在楼梯半腰平台下面，也有一夹层，高度仅二级楼梯，但可供一二人伏卧隐藏。我亲眼看到这二处秘密建筑以后，就相信以前关于“横山寺同盟会”的秘密活动是确实的（可惜这个雪浪庵和蒋子阁在解放以后，无人管理，特别是经过“文革”的破坏，现在雪浪山顶上的这两座建筑物已荡然无存了）。

据老年人回忆，这个“横山寺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之前，曾经做了一些对光复起义很有意义的工作，如当满清政府在征募“新军”士兵时，动员了南方泉的一批青年人去投军，其中有吴塘门的钱国钧，他是贫苦农民，靠砍卖茅柴为生；还有壬子港的李金龙，也是贫农子弟，一向好武术，后来成为南方泉一带传说中的“侠义人物”。由于当时发动了一批青年人入伍为新军，他们抱着“兴汉灭清”的民族意识入伍，就为辛亥光复起义储备了力量。光复以后，开化乡的乡公所设在横山寺里，但由于当时革命党人物在雪浪庵来往，所以，乡人仍叫这个乡公所为“横山寺同盟会”。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活动更为频繁。横山寺同盟会的主要组织者鲍少颂，长期在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孙中山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才回家，没有几年，因病去世。

辛亥革命前，无锡以运河为界，分成无锡、金匮二县。运河以西为无锡县，县署在老县前（今人民路健康路口），县知事是孙友蓁。运河以东为金匮县，县署在新县前，县知事是何

绍闻。当时无锡的军警武装，计有城防兵七十二名，以三十六名驻南门外南水仙庙，三十六名驻北门外府殿，警察共约二百多名，分驻城中、城南、城西、城北。此外还有浙江驻锡的盐捕右营兵七十余名，拥有炮船四艘、大枪船二艘、小枪船四艘；在无锡、金匱二县的衙门里还有门皂、丁壮、卫队等。武昌起义之后，无锡县知事孙友蓁又增训卫队一百数十名，并向江阴请来了江湘营营兵一百多名。

在武昌起义之初，地方士绅诚恐“莠民”乘机而起，勾引外来盗寇，抗害地方，就挽请邑人顾忠琛筹备成立团民兵，以便巡逻城厢内外，保护地方。顾忠琛，出自邑之望族，同盟会人。过去原在安徽清军中任统领，后因故被逮戍回家，及至出任筹备团民兵，他本拟到安徽去招集旧部前来充任，以便伺机光复无锡。但是地方士绅以为团民兵为临时应变的组织，外乡人既无爱惜地方之心，到遣散时又要多花遣散费用，因此改为招募本地人。不意才招募了三百个人，顾忠琛又奉上级之命，去苏州参与光复苏州的事宜了。

无锡县知事孙友蓁思想顽固，个性急躁，素有“孙长毛”之称。在地方筹组团民兵之初，他想插手、控制，为己所用，因而积极推荐与他私交颇深的李胜标出来负责，但为邑中士绅拒绝。于是孙友蓁对团民兵的筹组工作施加阻力，严予抵制，企图使之夭折。在顾忠琛去苏州以后，地方士绅也以饷械无着，准备把它遣散。

顾忠琛去苏，钱国钧来锡。钱国钧就是当年由鲍少颂怂恿打入清军内部去的。来锡前已在安徽柏文蔚部下任连长。安徽比江苏早一些时间行动，柏文蔚是安徽革命军人的领导人，老同盟会员，特派人来江苏策动光复起义。钱国钧奉调来锡后即去雪浪山的同盟会联系，与张孟修等一起进城，会同在城区

的秦效鲁（毓璠）、孙保圻、吴廷枚等数十人，密谋起义。他们首先是对清军进行策反工作，这时以“兴汉灭清”为号召的秘密会党早已布满无锡城厢内外，衙役、警士、营兵，且多帮会中人，共进会也已深入军警内部，所以一经联系，除客军江湘营略费周折外，其他方面进行得都很顺利。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辛亥九月十三日），陈其美组织国民军光复了上海，无锡革命党人秦效鲁随即赴申联系。当秦效鲁去上海以后，在锡同志则乘机散播谣言，说：国民军即将来锡，于是一时风声鹤唳，闹得满城风雨。策反工作又从下层向上发展。

十一月四日，陈其美在光复上海以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一些同志，携带武器，秘密赴苏，直冲苏州巡抚衙门，胁迫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经过激烈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并任顾忠琛为参谋厅长。风声传到无锡，钱国钧即于当晚与客军江湘营队官刘秀宽会谈，晓以大义，允以重赏，刘秀宽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部下亦已动摇，乐得顺水推舟，表示决心严守中立。至此，钱国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行动了。但是一些同志认为没有武器，如何起义？商议了一夜，还是没有结果。五日（九月十五日）早晨，钱国钧当机立断，决意冒险行事。他先叫革命党人出去散播谣言，说：国民军已从上海赶到，先头部队即将前来攻城；同时又在暗中借来一把单刀，并到店里去买了一些红绿绸布和炭团，组织敢死队，由张孟修等十余人参加，秘密布置袭击无锡、金匮两县署的行动。

孙友萼听到上海、苏州相继独立的消息，深感不安，现在传闻先头部队即将前来攻城，他除了派人外出探询虚实外，自己则留守县署，盘算如何应变。那知事起仓猝，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不要动，动就炸死你”的吆喝声，他急忙锁上内堂，从后溜走。当敢死队员冲入内堂门首，见门已上锁，便越窗而入，伪吏们吓得战战兢兢，这时，张孟修大声喝叫：“快把印信缴出来！”他们指着一只箱子说：“知事已经走了，印信在这里，钥匙给他带走了。”钱国钧、张孟修就打开箱子，取出印信。临走时还着伪吏把孙友蓁找回来，听候处理。说罢，钱国钧就率领一伙敢死队迳向金匱县署去了。

金匱县知事何绍闻，不象孙友蓁那样顽固。他在武昌起义以后，一直无所作为，及至上海独立，只盼望革命党人早日前去索取印信，得卸仔肩。当天听到先头部队即将攻城的消息，就将门户洞开，抱着印信，默无言地坐在堂上，皂吏们也只得站班侍候。当钱国钧一手持刀，一手拿着“炸弹”，首先抢上大堂责令缴印的时候，何绍闻立即双手捧上。他如释重负，以为脱尽干系了。于是变服下堂，退出金匱县衙门。

革命党人看到钱国钧等把锡、金二县印信夺了回来，无不雀跃欢呼，额手称庆。问以经过，只说是以“炸弹”拚来的。当时炸弹还是稀有之物，大家都没有见过。钱国钧就打开红绿绸布，显示了一下，并随即收了进去。看清楚的人，不觉放声大笑；没有看清楚的人说：“黑如炭团”，初不知敢死队员确实是拿了几只炭团，去袭击无锡、金匱二县县署的。

当天（五日），秦效鲁从上海回锡，程德全的独立宣言，也已送达。钱国钧与秦效鲁会晤后，随即赴申，去向上级汇报了，未了事宜，交由秦效鲁办理。秦效鲁是个工心计的人，他认为印信既已缴来，就不必有所顾虑了，尽可乘机表演一番，以炫耀自己的“赫赫战功”。于是他在当晚邀集了一些地方人士，在他家里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于明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即农历九月十六日）午后在公园多寿楼前召开誓师大

会。他嘱钱业商团教练许嘉澍回去发动商团组织光复队，武装“进攻”无锡、金匱二县县署。

许嘉澍，号湛之，系邑绅许旭初之子。广州警官学校毕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役时，他正在广州任警察小头目，当时他热衷邀功升官，不惜侦骑四出，围捕革命党人。几个月以后，他又回到无锡，当上了钱业商团的教练。时值无锡即将光复，他看到有机可乘，就投机革命，参加了秦效鲁召开的会议，受命在钱业商团中组织光复队。经钱业商团团员蔡容、窦鲁沂的积极串连，有四十多人参加了光复队，并公举蔡容为光复队领袖，许嘉澍为光复队司令。无锡光复以后，许嘉澍被委为警务长兼第一警务区（城区）区长。民国二年，黄兴从上海赴南京，许嘉澍随同地方官绅至车站迎送，被黄兴发现，黄兴到达南京后，立即密令无锡将许扣押，解送南京归案法办。后由他的家属挽请吴稚晖奔走营救，才得释放回来。

六日下午秦效鲁在公园里誓师大会上的种种表演，真可谓有声有色，确也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无锡光复以后，他又经过一番“谦让”，仍然“当仁不让”地当起锡金军政分府的“首脑”（总理）来了。

钱国钧公毕，乘火车回锡。按照明清时代的规矩，凡是上级派来的官员都称作“大人”，以上宾之礼相待。秦效鲁以“主人”身分，在火车站组织了一次“盛大欢迎”。地方士绅和一些同盟会革命同志都去欢迎。钱国钧下车后，与欢迎的人一一相见，地方士绅原来总以为迎接的“大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只见钱国钧身穿普通服装，不讲究礼仪。背后就有人问秦效鲁，秦轻蔑地说：“本来是吴塘门卖茅柴的小人而已”。自命高人一等的士绅们听了大失所望，连声说“倒楣、倒楣”，接到了一个“茅柴大人”。事后这个新闻广泛流

传在无锡人民中间，也有说是“卖柴阿本”的，成为一时街谈巷议的笑料。钱国钧没有在锡金军政分府任职，这是因为秦效鲁等人根本不把钱国钧这批“出身低微”、没有文化的“草莽英雄”放在眼里。而钱国钧则奉上级命令，马上带领一批弟兄，去参加镇江光复的战斗，进而回到柏文蔚部下（时柏文蔚担任临时政府的北伐联军总指挥），奔走于安徽、南京、镇江之间，二次革命失败后，钱才回到本乡蜃居，改业“风水”，不问政事。他回家前已是柏文蔚讨袁军的团长。在无锡南乡周云阁先生所著《芥轩诗文稿》里有《代钱国钧上浙江卢永祥都督书》一文中，也说到他是在民国二年解甲归田的。

民国十六年北伐军攻克无锡之初（约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底），钱国钧曾进城来找过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战友谋求出路，顺便来我家作客（钱与我父亲的一些老友素有交谊）。饭后，他为我讲述了一些往事，如上述的他奉调来锡策划起义，以及如何组织敢死队袭击锡、金二县县署等等，都是他亲口讲述的。我当时虽然还只有十几岁，但已经比较懂事了。由于我对他所讲的各项情节很感兴趣，所以到现在还可以记得出来。为了力求翔实，我在整理这篇资料的时候，还访问了一些老人，他们的谈话，都有助于我的回忆；特别是南泉公社陆德甫老先生的谈话对我帮助更大。陆德甫老先生早年就在邹复威开设的江尖上邹成茂油厂当学徒，颇受邹复威的信任，以后长期充任该厂的高级职员。邹复威是保定军校出身，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时期任某部代理团长，他是在脱离军队以后才经营油厂的。当时在锡的一些同盟会老会员常到邹复威的油厂去盘桓、聊天，陆德甫因而也听到不少关于钱国钧在无锡组织起义的事迹。不过毕竟事隔多年，又是仅凭几个人的追溯回忆，谬误必多，务请了解、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予以补充，指正！

《无锡光复志》拾遗

钱钟汉

《无锡光复志》（以下简称《光复志》）的作者钱基博是我的亲伯父，他对辛亥革命那年的无锡光复起义，虽然事前没有参加，但在当时曾有大量的亲身见闻，事后又参加过一些工作，所以也可以说是亲身经历的。《光复志》中曾偶然提到过的钱基厚，就是我的父亲钱孙卿。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的父、伯都曾对我讲过不少关于无锡光复的遗闻轶事。由于我过去对本地的史料不大注意，听过就算，没有把它记下来，以致现在大都遗忘了。最近我在重读《光复志》的时候，想到把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一些片断资料写出来，或者对今后阅读《光复志》的同志们，还有一些帮助。所以我在这里先把关于《光复志》第一篇《匡复篇》的几节“拾遗”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自己因为衰病，未能去查核有关文献资料，仅就记忆所及，拉杂写来，错误一定难免，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给予补充、指正。

（一）关于《光复志》卷首竞志女中的照片

为什么《光复志》卷首的几张照片中会刊登一张似乎和“无锡光复”全不相干的竞志女学的照片呢？《光复志》的作者虽然在照片后面还写上了一段注释，可是这段注释又主要是引录了吴江金天翮（号松琴）赞扬竞志女学校主侯鸿鉴的一节文字，并强调金文中的一句话“革命不革心”来讽刺当时的革命人士，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并未能说明为什么《光复志》中

要放上这张照片的真正原因。我记得我伯父曾对我讲过这么一段经过：就是在《光复志》中曾提到和秦毓璽一起发动起义三个重要人物中的钱鼎奎、吴廷枚二人，都是当时竞志女学的教员。在发动起义前夕，诸如制作旗帜、令箭等等起义准备工作，是钱、吴二人在竞志女学内背着校主侯鸿鉴进行的，但对其他比较接近的同事并不隐瞒，还邀请协助。我伯父当时也在竞志女学教书，和他们是同事。据说：秦毓璽以无锡光复军都督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告示上用的都督大印，因为事前忘了准备，还是临时由钱鼎奎在竞志女学内用一块石砚刻成的。因此竞志女学实际上是当时同盟会员发动无锡光复起义的一个临时秘密机关。根据这一情节，《光复志》中刊登一张竞志女学的照片就不为无因了。凭我主观猜测，《光复志》上所以放上这张照片，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确实象照片后注释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对那时两个主持起义的老同事及其他同盟会会员的不满意表示，认为他们在起义成功以后，却成为“革命不革心”的“阳揭国民福利之职，阴以扬己自显为主旨者”，忘掉了在竞志女学内准备起义的原来宗旨，也丢掉了原来出身的这个学校，只知追逐他们个人的功名利禄去了，所以特地刊登了这张照片，加上那段主要引述金天翮赞扬侯鸿鉴的一节文字，以此对他们这批人的讥讽。另一种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明确说明竞志女学是起义前的发动准备机关，就一定要涉及校主侯鸿鉴当时对起义所持的态度，则将有损于作者本人同侯的友谊，因此又不便明言，才想出登上这张照片，使当时的读者不言而喻，竞志女学在这次光复起义中所起过的作用。这两种原因，也可能兼而有之。这仅是我现在的主观猜想，是否果真如此，希望了解内情的老前辈提供真实原因和更多的史实。

（二）关于《光复志》作者

《光复志》的作者钱基博，号子泉，无锡人。我在本文中
不准备给他作传，主要是说明他本人与辛亥革命和无锡光复起
义的关系，以及编撰《光复志》的有关背景等。

我伯父没有得过清代的任何科举功名。因为出生较晚，到
他可以应举考试的时候，科举已经废止，因此科举功名中最起
码的秀才也没有赶考得上。但曾从师学过做八股文和写古文，
有位举人许国凤老先生就是他最后一个投卷改文章的老师。他
也没有进过当时的新学校取得正式学历。我祖父钱福炯（号祖
耆）是一名秀才，有祖遗租田三、四十亩，实际上仅是一个城
市小地主。但是他的岳家石塘湾孙家，却是无锡当时最有势力
的大地主家族之一，他的大哥（我的大伯公）又曾中过举人，
在本县和其他几个县份担任过县学教谕，无锡不少地主权势人
士，或是他的门生，或是他的同年故旧，我祖父虽然仅是一个
小地主，在无锡社会上算不上什么知名人物，够不上乡绅资
格，但是因为有岳家的背景和大哥的关系，所以人们仍把他当
作一位小乡绅看待，他本人也俨然以小乡绅自居。我伯父就是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既无多大田产家财，又无家世封建功名
可以荫援授，他必须凭自身努力，才能自立于世，但有外祖
父家和大伯父的社会关系，可以作为进身之阶，所以他少年时
代对学习古文和旧国学十分勤奋努力，以求学业成就，上进有
路。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新学”，对中
国古代历史、地理进行自学，并参加当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
的先驱人物杨荫杭等所办的“理化会”学习自然科学。因此得
凭这一门学科，担任一个小学的数学教员。正在他做小学教员
时期，他写了一篇题为《西北地理形势论》的文章，向梁启超
主办的《新民丛报》投稿，得到了刊登，并由梁启超亲自写信